魯齋集

附錄補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魯齋集

附錄補遺

(一)

王柏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曾攷魯齋先生著述之富。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攷一卷。地理攷二卷。墨林類攷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殺青兼兩縣楮充庭。皆穎敏邁於安世。博物過於茂先之事。而先生所自號。則曰魯。曰吾以學曾氏也。夫曾氏之魯。首自命曰弘毅。所立格曰任重道遠。此其託想甚摯。而結願甚超。浩如百川不可禦。凝如喬嶽不可動。以是爲魯也。而宋之爲詁者曰鈍也。氣質之偏也。遲而久之。說在易之漸矣。然則精衛之填海也。愚公之移山也。不漸乎萬古。猶故山海也。則漸之效不效。已大可覩矣。吾所謂魯者不然。長河之過龍門。經底柱。大江之瀉瞿塘。下洞庭也。非一日之積也。然其開吞天浴日。蕩九州接五嶽之奇。隨在具一海若以故一曲千里。一匯七澤。不必驗之山下之蒙。以至尾閭之洩。而後知其遠也。故夫楊子之尙白。柳子之愚溪。彼以爲名也。非能安其魯也。湯武之爲君。伊周之爲臣。或曰。敷政優優。或曰。所其無逸。優焉游焉。日與

奚達者從事而不遽舍去甯不以漸哉然其綱張目舉苞鴻取深遇大事處大變充如其素蕩乎以解實意益然如秋成而萬寶溢誠能安其魯以全其爲魯也今之不善學曾氏者掩掩抑抑覽衣矩頎緩步詳視務爲闊茸無氣擁腫不仁之態偶有言議如秋蟬乍鳴寒雀忽哳以是而號於人曰守約也偶有舉動如無病而呻不懽而噱以是號於人曰強恕也則魯之害道也亦已甚矣吾生也晚不獲承先生之行蹟竊嘗誦其遺言矣凡有所標示燦兮若牛渚之燃犀而不欲相覆也其有所評隲侃侃兮若相如之倚柱曹劌之登壇而不可但已也其中有所駁剸森兮慄兮臨臯兮若法吏之持牘直士之補袞正襟危說而不敢自引避也幼負英邁之氣欲窺秦關以取中原年至強仕幡然有悟始束修北山之門晦明風雨永矢勿諼人或問北山何以教學者則曰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汲引後進至北山許之則曰會之二十年勝人四十年師弟間如是而已矣嗚呼誠安其爲魯也誠安其爲魯故得全乎其爲魯也厥後太常論定而以廣聞多能爲善可記論曰憲門人復推而進之曰文世之陋學聞此必曰是非魯之實也不知道也者將斡旋兩儀而教舞萬象其端甚肆其指甚遠惟魯者無回互無取舍能與之相循與之相涵以遊於無際故魯也者非木石之謂也自世以木石爲魯而曾氏之學所爲三省爲一貫者幾如僵柳之人立頑石之點頭以爲是漸極而能頓也嗟乎吾斯之未能信也因刻魯齋先生集而聊記其說崇禎壬申仲春望日滇中後學阮元聲書於婺州李署

題文憲公集後

予嘗攷宋儒理學。如楊龜山時。蔡西山元定輩。得從文廟祀者。亦其師說承傳。見諸著述。足以翼經闡道。垂教淑人。否則不在此列也。先文憲魯齋公。生於宋名賢麗澤之鄉。而趾其後。祖、煥章公師愈。常從龜山受易。父、朝奉公瀚。又執經侍朱呂講席。家學淵源。既有其自。尤勇於求道。師侍同邑北山何先生基。得聞立志居敬之旨。以實實堅苦自勵。吾鄉理學。遂大暢焉。甌守趙景緯常聘爲上蔡書院師。學士大夫。翕然宗之。澉江仁山金先生履祥。受鉢於門。相與維持道脈。闡繹聖眞。應不啻桴鼓。而元儒白雲許先生謙。又北面仁山。盡傳其學。迄今推原統緒。必以吾鄉諸名賢爲考亭嫡派者。則先文憲振起之力也。何也。呂何之薪。得先文憲而續。金許之燈。得先文憲而傳。以紹以開。爲守爲待。則先文憲較四先生爲尤烈耳。生平博覽羣書。參微抉奧。逆逆發前人所未發。當時著述八百餘卷。其目存而失傳者亡論。卽研幾圖、大學沿革、及原命論、誠明等篇。靡不從聖經賢傳。躬行方索以致其極。垂淑之功。當不在楊蔡諸儒下也。今遺編具在。俎豆未從。豈建白無人乎。然先是按察僉事辛公訪。給事章公僑。都御史錢公學孔。已屢疏請祀矣。而未得請者。夫亦副墨之藏。尙在石室。則安得如季通其人。一開發之。流傳宇內。俾師世者。知先文憲生而有功於聖門。歿而分文廡之片席。食報無窮。良不忝也。則遺編之輯。容緩計乎。予歸田旣暇。寓目青箱。

有志剞劂．但恐崦嵫之日暮而未遑．則窶我後人．嗣成吾志焉耳．萬歷辛卯清和月上浣十三世孫三錫謹書于娛晚亭．

魯齋集目錄

第一卷
說
洪範九疇說
元會說
考
家語考
原
原命
第二卷
論
大學沿革論
中庸論上
皇極說皇極總圖四
獲麟說
大學沿革後論
中庸論下

誠明論
通鑑託始論
第三卷
辨
詩十辨自序
風雅辨
二雅辨
豳風辨
魯頌辨
經傳辨
第四卷
序
書疑序
墨林類考序
天地萬物造化論
毛詩辨
王風辨
賦詩辨
風序辨
詩亡辨
續國語序
發遣三昧序

宇宙紀略序
啓蒙發揮後序
送倪君澤序
送曹西淑序
重改庚午循環歷序
第五卷
題跋
跋道統錄
跋季兄大學編
寶晉小楷跋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跋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跋邵絜矩詩
好生錄序
考蘭亭序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雅歌序
會拜題名序
跋麗澤遺文錄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題九老圖跋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跋唐侍御家問
跋趙宰先天圖
古易跋

跋昌黎文粹
書仰觀圖後
跋曹昌谷敍荆州遺事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跋麗澤諸友帖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趙星渚帖
跋東邨繹山碑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跋東邨山谷詩軸
跋潘竹眞四尖詞
朱子詩選跋
德夫弟史斷跋
跋里積約
跋歐曾文粹
跋東邨得朱子帖
跋字韻
跋史君梁公帖
跋陳鄭答問目
跋蜀帖
王石潭帖跋
古中庸跋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跋朱子帖
跋滕行父三峽圖
朱子繫年錄跋
復齋書目跋
跋蘇太古書

跋北山遺蹟
跋思成字詞
第六卷
記
靜觀堂記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復齋記
第七卷
書
上王右司書
社倉利害書
答何子恭
答倪孟德
跋金八行家傳
婺州都稅院記
淸化帖記
長嘯山遊記
魯齋記
上呂寺丞
賑濟利害書
答嚴陵史君書
復吳太淸書

答葉都倉書
回趙星渚書
復天台陳司戶
第八卷
傳
宗忠簡公傳
祭文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祭趙星渚文
贊
河圖贊
乾道御書贊
古賢像贊并序
陸宣公
通趙星渚
答車玉峯
答葉通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徐彥成
洛書贊
乾道九贊
郭汾陽
韓昌黎

柳河東
曹周王彬
王文公旦
張忠定詠
呂文靖夷簡
韓魏公琦
文潞公彥博
狄武襄青
蘇武公軾
醉吟先生白居易
岳王
第九卷
雜著
上蔡書院講義
趙韓王普
李文靖沆
寇忠愍準
王沂公曾
范文正仲淹
富鄭公弼
曹文穆璜
歐陽文忠修
林和靖逋
宗忠簡澤
張魏公
古易音訓

汪功父知非稿
水災後劄子
大庾公世家
第十卷
　補遺
六義字原序
答王景梁
自題小像
魯齋箴
　附錄
壙誌
告謚文
禱雨劄子
朋友服議
唐致政詩跋
三姪字義說
魯齋像贊
寧庵記
祭文

魯齋集卷之一

宋 王 柏撰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爲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後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

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爲水之稡陽。而實生火。金爲火之稡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歷數。星辰雖可析爲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爲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爲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爲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

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皇極總圖四

元辰元日元月元歲元會元運元會元
會辰會日會月會歲會世會運會會會元
運辰運日運月運歲運世運運運會運元
世辰世日世月世歲世世世運世會世元
歲辰歲日歲月歲歲歲世歲運歲會歲元
月辰月日月月月歲月世月運月會月元
日辰日日月日歲日世日運日會日元
辰辰日日月辰歲辰世辰運辰會辰元

右一

日水日火日土日石日辰日星日月日日
月水月火月土月石月辰月星月月月日
星水星火星土星石星辰星星星月星日
辰水辰火辰土辰石辰辰辰星辰月辰日
石水石火石土石石石辰石星石月石日
土水土火土土土石土辰土星土月土日
火水火火火土火石火辰火星火月火日
水水水火水土水石水辰水星水月水日

右二

乾坤乾艮乾坎乾巽乾震乾離乾兌乾乾
兌坤兌艮兌坎兌巽兌震兌離兌兌兌乾
離坤離艮離坎離巽離震離離離兌離乾
震坤震艮震坎震巽震震震離震兌震乾

巽坤巽艮巽坎巽震巽離巽兌巽乾
坎坤坎艮坎坎坎震坎離坎兌坎乾
艮坤艮艮艮坎艮震艮離艮兌艮乾
坤坤艮坤坎坤巽坤震坤離坤兌坤乾

右三

八一·七　八一·六　八一·五　八一·四　八一·三　八一·二　八一·一
八二·七　八二·六　八二·五　八二·四　八二·三　八二·二　八二·一
八三·七　八三·六　八三·五　八三·四　八三·三　八三·二　八三·一
八四·七　八四·六　八四·五　八四·四　八四·三　八四·二　八四·一
八五·七　八五·六　八五·五　八五·四　八五·三　八五·二　八五·一
八六·七　八六·六　八六·五　八六·四　八六·三　八六·二　八六·一
八七·七　八七·六　八七·五　八七·四　八七·三　八七·二　八七·一

右四

元會說

元之元至元之辰。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元會運世。歲月日辰。雖未有跡之可尋。而其理已粲然備具于中矣。

元一。

會一。

此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時也。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惟人也以下。當在會六之首。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之以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有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

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卽位於是卽其數而推之具管見于左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　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愚竊窺之以爲元會運世者先天大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先天圖一定而不可易歲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後天圖微有不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獲麟說

事有出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者謂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識卒然而遇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爲祥且異也何哉蓋其爲物也世不常有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寥寂希闊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未嘗輕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爲疑也故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嘆夫天地清明淳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遇也方其幸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爲聖爲賢鍾之於走獸也爲麒爲麟鍾之於飛鳥也爲鳳爲凰至於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草木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鳳凰非爲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

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嘆鳳凰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感西狩之獲麟因嘆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不知其非己之嘉瑞也乎夫子之感麟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傷也逍遙曳杖之歌不待夢兩楹之奠而後決其非久於斯世也矣夫子憂思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爲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胡文定公祖之以爲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者同一理爲先天而天弗違志壹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奧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思天下後世之心垂爲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因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虛其應此爲悖理善乎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質夫入關錄者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有所不免可不愼哉

家語考

予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荅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

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牋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啟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也。固嘗曰。此魯論也。此齊論也。此爲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爲閔子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當時執删纂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轍環天下。幾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荅。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萃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疎密。理有粹粗。紛然而來。兼收竝蓄。亦不得而卻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駸駸乎

入於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闔。矯僞飾非。將之以雄辭詭辨。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誣聖言。悞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啓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滔滔橫潰於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絕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竝行于天下。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疇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爲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爲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爲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大戴刪其繁。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普無傳焉。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爲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

七卷。卷與篇不同。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於亡矣。予於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捨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爲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疵。卻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爲先秦古書。稿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爲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愨。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卻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存。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

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爲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爲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資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爲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敍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不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卜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蓍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爲歲。以太陰一周天爲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

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爲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千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千辰相摩爲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歷家窺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數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衒騖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三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厄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尤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衍而申之爲最盛以三十年爲一世以十二世爲一運以三十運爲一會以十二會爲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日

日時也。然囿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尙能自二十二字。斂而約之。無窮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爲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節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爲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魯齋集卷之二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他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爲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何世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爲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刊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爲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然大明矣其亡也遭秦大禁斷簡殘編出於屋壁之中韋編爛脫竹簡淆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於名教矣然則求於大壞之餘殆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訛踵謬而不問其血脉之不通穿鑿傅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訛益訛誤益誤二戴不

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爲錯簡。此爲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爲衍。學者如寐而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爲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眞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雜揉之中。列於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竄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竄於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殿於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和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爲明明德之基。何以爲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義精筆健。豈有所不足于此。然古人風氣不同。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黃巖玉峯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致一傳。于時躍然爲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

精而不以爲傳何哉予嘗反復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爲甚切其掩藏也爲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爲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爲疑然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敢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於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參也予爲之條疏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尙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勦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格致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卽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原在止於信之下程子進而置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止一章甚明九也

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竪看儘人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刋正補葺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己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其同志共評之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菜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互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傅會而騁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爲先儒之所呵斥也僕鑒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

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爲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爲吾之性天命是氣爲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虛靈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殽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爲理孰爲氣孰爲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爲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

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卻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卻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卻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修身。束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

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據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逸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惜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鋒鏑腥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詭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弘祖訓端慤淵微無以踰于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屋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章句苟絕而微言奥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毫分縷析次第尙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此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修用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卻是用庸卻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當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卻是

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質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據通。其茫然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脉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于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間斷。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卻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遺逸于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辟。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于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于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深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于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曄曄乎大用之融也。遐想舊規。以

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槩錄識于後辭未達復著于論但折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佞尚有待于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與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惟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信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渣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竝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旣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于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他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卽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

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于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詁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爲之聯絡固爲甚密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書可謂密矣皆所以開來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章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申中之義此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途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耳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

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覆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于天地之間者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經禮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專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功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于朱子既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嘆若有得焉與其蓄所疑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之生也稟此眞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爲綱而不可以爲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

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已成物言所以爲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與相應鬼神之德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修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修身修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于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爲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爲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爲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彬蔚盡明誠爲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闔渾渾無涯至聖以德言推盡所以能盡性配天地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書見于後世者立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

有三綱八目爲易見也所以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推性命之大原闡道德之明教爲難知也所以爲學者最後工夫此篇以誠明爲性以明誠爲教無形無色無聲無臭所以爲尤難知也蓋其胚胎造化橐籥貞元理深而又深辭密而又密但見其鏗鏘乎振家庭之金石雍穆乎開簡策之儀刑盛矣哉後世不足以追策其遐躅矣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之門性善養氣之論眞發前聖人之未發可謂傳得其宗但其才高氣雄有英詞偉論以駕其仁義之具或抑或揚奇采振耀鋒鋩所向石裂山摧雖子朱子亦每嘆服其文章何其妙也然終未能盡滌濯戰國之餘習警悟超絶之意多而和平醲郁之味難其所以異於戰國者猶以師友見聞之懿而義利王伯之辨甚嚴豈可望子思子之文章自義理根原正面大體自然流出涪粹篤厚無一點疵類之可指今觀七篇之書述子思子傳授之言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人之道也而止乃中庸之殘章斷簡也勘字之外更無他語發明此誠以是知孟子之得於子思子者尚淺淺後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淺也韓子知孟子醇乎醇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濂溪周子心傳子思子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而得於子思子者反深且著於通書曰誠聖人之本此以性言次章曰聖誠而已矣此以教言曰誠之源曰誠斯立此以天道言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以人道言終其書推明誠之義不一而止精懇邃密皆孟子之所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僕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者。言萬化相混沌而未始相離也。混沌已分。乃開天地。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爲天。重濁凝而爲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繞地一晝夜周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天依形。故運行太虛沖漠之際而無停。天附氣。故束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天者積氣。有形無質。地則以氣積於陽質。氣。故天地相依附耳。星者一千五百二十。晉陳卓總其名。巫咸甘石有著。凡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見其昭昭者云。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右左焉。日經千里。王畿千里。取象於日。蓋立表景較一寸則爲地一千里。以此法定之。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躔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酉。房星鼎賓。則跨赤道。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月向日處。一半常光。既望之夕。月與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傍。自下而視。故但見如一眉。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亦猶日初出時。人平視之則大。及既中仰視之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耳。日初而涼。日中而熱。及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臨。故也。夏而炎蓋陽氣上熏。冬而寒

及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形小日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鑑中有微翳。乃爲地形所揜也。）月魄承日。故明爲所蔽而日食。（朔之際日月同度乃相淩掩或有深淺則爲分類。）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月食必在望。蓋月與日正相向。日有暗虛故不受其光。陰盛亢陽也。雖陽終勝陰。然陰若承順則不至相蔽而食矣。）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食。（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降婁。八月在壽星之數方會。則月光盡掩而爲晦。已會則月魄復甦而爲朔矣。）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古歷以九百四十一分爲一日。月不及日二十九日半強。蓋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爲四百九十九分。姑以正月二十九日半強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日中分。故後中而朔。而月大又以正月所餘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月二十九日半強。則其中分尚遠。故先中而朔。而月小推或小大併見兩月皆可推。）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行二十七日。而周天在後。以周天爲四分。蓋近一分。遠三分爾。）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日。而與日會。）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熒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惟太白金星。（水辰星常附於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自角至箕爲東陸。乃春之日道。自斗至壁爲北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爲西陸。乃秋之日道。自井至軫爲南陸。乃夏之日道。此東西南北爲四正。卽天之子午卯酉也。）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升於天而生暑。陰蟠於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顯一晦。相盪而成晝夜。如以火爐物上焦下溫。故人體緩舒。是其驗也。）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於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如人襲重裘內燥外潤。故月星明朗。蓋木落水降。人氣高爽。是其候也。）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爲五日之強。在天爲度。在歷爲日。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三歲

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爲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爲一時。初初刻十分。初一至初四刻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至正四刻各六十分。積六千分成晝夜。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之謂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之謂歲。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氤。相温而爲氳。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摯斂而有賓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風行太虛。旋轉不停。或自上而旋下。則雲行雨而及北向。或自東或轉西。則吹水凝成旋窩。此其驗也。吹散陰氣盡則止。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機收。雷已震。光急而雷擊俱急。光緩而雷擊俱緩。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颺而爲雲。和氣散則爲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曀。霾。黃沙也。曀。陰氣也。雨過寒而凝爲霰。霰。得風而裂。則爲雪。六出。陰數也。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搀日。虹則見。虹者日與雨交。候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不陽伏

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盛夏煮水百沸密實於缶急投重泉則水結亦此類也）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爲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温則霜不殺物上温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隆冬而水泉有氣者蓋以陰遇陽也）風不宜温而温則雨凝而爲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摯陽亹而陰乘之也（冬天南風則必雪雷冬出亦必雪初春亦然）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然自天地割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迺有太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暘温清地當巽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温骨剌幹僻在北際羊脾適熟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冰天象臺歲際壁記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鷄鳴而日已昇挹婁處壑谷接九梯而氣渠燠此地高深然也東海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爲南此地之限極然也一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天地沖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精淑於尤物不過沈沙棲陸瓌異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漏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蠔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蠔蛤之蠃滿月虛則虛）則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神禹使章亥取步之數東極黑齒西極薄薩南極飲米北極流鬼自東海至西海相去二萬八千里南海至北海相去二萬六千里洪荒以六合之內言其大今古之間言其遠也）雒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

千里其地温燠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囂熱南抵眞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駮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周世雒陽立表求地中處在今河南登封縣元地中處在岳臺乃開封府祥符縣想是有差地亦轉爾）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高多東風近東故也）秋遊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時多西風近西故也）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於陰故能闢而受以爲水（坎中滿故能受水）陽附於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離中虛故能施明）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疑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天氣始開水之淳者成地）山之融結（始雖融軟後漸堅實）今登高而望羣山有類波濤起伏者（水所衝激處凸如水漂沙然因其勢自然爾）水之所趨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嵐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騖天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天下大山皆起西北高趨下如傾瀉出始之發源如此）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騖（山脉從雲中發來自秦以西水入於龍門龍門以東水入於海黃河帶其前華岳鎮其西嵩山蟠其中泰山竦其左淮南諸山次之江南諸山又次之）兩山竝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天地如洪爐何物不銷鑠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間彼造化自然而生氣非屈者復能伸也（水折必東如海不溢）往者既消（川谷不盈）來者復息（雲蒸雨降）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爲潮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陰依於陽）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

朔望之後。謂上下弦。非近朔望。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而陽感也。秋爲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若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靈於萬物者爲人。散於動植者爲物。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受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受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温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終左。猶地道尚右。而瓜瓠右蠡也。必冬右蠡。茅山有右紐相指。其異也。所受之性。雖不相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爲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耳。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從一而生日名。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曰從奇。奇至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曰承奇。陰曰承陽。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曰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音不過五。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爲風。風主蟲也。其餘各征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

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獸）贙鱗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隆者脂（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者羔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出丹穴之人智齊州以南日爲丹穴）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沒空同之人武）北戴斗極是謂空同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夭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衍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人之一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之物亦宜然故爲飛魚躍性之滴也鵾鳴鵽躍跂行喙息翾飛蠕動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猩鸚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鵲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巳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乎（太華山將積穴居虎豹之類皆先避去人獨不然遂遭覆壓之禍則穴居而知雨不智於人乎）螻蛄而求伸狨斷而求活不類自全乎（狨尾可飾馬纓爲人所逐知欲其尾斷之而竄猶錦雞自斷其尾翬自抉其膞以逃死）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鳶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本也毛羽飛行之類

故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兔爲陰獸故尾短雉爲陽禽故尾長尾而下垂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故曰乾鵲陽物知人憂喜之情於未來能結巢於人見之地不免有捕取之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能人言求捕之先置酒連飯於其往來之地猩猩既醉於酒穿其屐人遂前而執之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魚鼈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蚓螻之屬食木者多力而蠹熊羆之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鹿馬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蠶之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騾馬屬陽起則先前駝牛屬陰起則先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蓄熊之行也有館熊山行數千里各有岩穴林湯間有人伏之所山中人謂之熊館若虎豹出百里迷失故道矣雀之爲蛤以殊形而相禪如水蟲之爲蜻蜓螗蟲之化蜩蠶之化蛹蛹之化蛾蛾復能育以不同形相育者何可勝窮但甚微不暇察耳龜之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鸛鵒來魯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邵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嘆曰天下將以南人爲相爾果用王安石蓋地氣自北而南者順自南而北者逆飛禽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栢鬱蒼而知其葉自根流松栢以葉庇根故刈之則不復條肄豫章蟠固而知其本盛末茂豫章根本深固幹聳章則根亦如之故工部詩云豫章深出地橘踰淮而枳高處陸而芝藻寄根於水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獨葵性心以衛其足桂枝之下草不植桂性熱自能殺衆草麻黃之萎雪不積麻黃性燥宿根加在雪隨消觀木而可驗晴雨檉木本草名雨師將雨其葉潤占草而可知水旱將旱則旱草生苦水而水草生兔絲不土而蔓暎果無花而實芡近陽而性暖茨花映日性暖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瓤縮則資其形以斂肺生於西者物多辛芎辛之類生於南者物多燥胡椒蜀杜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梅柳參木之類時方嚴凝生意固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養陰慘潛茁故物有浮腐而速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冬種而夏熟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稟木氣金

旺而成。蔫稟火氣。至水旺而枯。（大豆夏生冬實。）薺稟水氣。至土旺而絕。（薺花藾冬榮夏枯。）衍沃之區。以種而毓。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榦。有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榦而榮悴殊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爲螢。麥潤而飛蛾。（此物之至變也。）白植而動。蟹蟄而體凝。（此物之至精也。）久蟠泥則化爲石。竹編而石堅。（此物之至堅也。）延安修城掘地得竹竿。已化爲石。動植皆變。（此物之相制者也。）滷之泥金。水銀爲汞。砒之屑銅。（此物之相滅者也。）膠投爲漆。鉛同錫合。（此物之相養也。）燧照火於日。鑑取水於月。（此無情之感也。）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非同類之感乎。）貢星墜而渤海決。銅山摧而雒鐘鳴。（此異類之應也。）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術環無端。孰窺其際。（人者。禽獸之主。故物亦列其次。）自非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歿。知天地之終者。疇克然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

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丁甯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賵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餼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卽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樊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

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略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爲晉侯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醴命侑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重耳爲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衞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荊賸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爲有是曠禮也然既無備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旨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于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喪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這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於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闊于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惰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

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宮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爲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爲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卽太史公以之而爲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王而不敢問。尙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餘年。衞猶以王命爲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敍斁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攷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況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魯齋集卷之三

詩十辨

自序

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如是而傳又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于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其言存于簡册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朋于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據傅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餘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于意者有之襲其譌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于天下故曰以書而晦也無他論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淮伊傅之精蘊取聖經于晦蝕殘晦之中專以四經爲準理之淵藪于易則分還三聖之舊于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槩其終者不能無賴于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于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荀輒于改而不知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紐于舊而不知探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于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能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余因讀詩而滿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謭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魯詩辨六曰幽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于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于夫子之所刪也

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風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繼係之于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册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瞍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已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人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併天下其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極怨大仇遂堕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唐之後詩忽出于魯出于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祕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于一人之言吾知其傳之之的也然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譌也以其言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譌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也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

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豈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竝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于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牋。自是之後。學者固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雖康成之重。而排詆三家。獨得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牴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亡其異。遂信其傳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于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惡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于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于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予是以于毛詩尤不能無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滅。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所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于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攷。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學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不勝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衞之聲。可薦于宗廟矣。天作清廟。可

奏于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子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故詩出于志。樂出于詩。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諧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人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以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待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于堯之時。出于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爲句。兩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逸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

來謳吟于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于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于衽席。而風動于隣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合于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言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倣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于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其此格調也。守之者取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言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于詞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戴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戴後王之化。亦有美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係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于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爲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爲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爲雅。其爲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止此風也。風之內所係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強名曰雅。是皆于降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漸義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岐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者。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

可以論聖人之刪存。治東遷之後。土地日蹙。一旦播之篇咏。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于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之尊而名爲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忭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是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朝會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于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無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尊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字。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之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于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于杞于宋。尚有足徵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于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晝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証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

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雅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于人心者既不同形之于言語者亦且異施之于事者亦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例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于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于小雅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言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宴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眞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胷中而有能勉強不失于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推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証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行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可以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燕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雖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辭豈無異同之分玩義審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

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竊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惡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素秉周禮其燕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燕甯武子也亦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于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爲當然而反証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燕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天子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証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朦瞽朝夕諷于成王之側與無逸

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公之意也耶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爲法于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于變雅也明矣今名之以風係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于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篇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故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于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于后稷係之以郃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係之以周可也今不郃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竝舉何哉況公劉太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簒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眞歟歌豳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歐陽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妥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係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係之以豳毋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係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變雅之聲而慴引其聲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爲正風如劉氏之

說、豳實雅也。變而爲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言。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篇。係于洪範旅獒之後。聖人于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于詩乃極其斡旋抆拭之功。聖人之光明正大。必不若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陋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事之相後也。數百餘歲。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襍然強附苟合于一書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于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毋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于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風。亦未知其果爲邶、鄘、魏、王、鄭、衞、唐、陳、秦、檜、曹、豳。果有詩。則當列于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豈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豳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闕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之過也。當闕而不知闕。此贅之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衞。于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衞、唐、曹。何不得與魯宋竝。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于周之天王。固非關于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史傳于周而奏于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

固未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于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乎此皆無所攷而當缺者況國風之序次尤不必贅爲之詞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衞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者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之說謂邶鄘衞之所以先者衞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証其決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遡乎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缺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于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沈潛玩味其無可疑者斯已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闕疑之義謂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闕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証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荊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

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于他篇皆曰無可考。獨以此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顚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然亦無他明証。不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善詩者之常。至于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于周公。亦恐孟子不若是之耄也。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爲可羞。況于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虛誕之詞。侈大浮誇。以誣國人。夫子尙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徐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于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思耳。又竊意士田附庸之下。詞氣未終。血脈不貫。移泰山保有二章于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而熾一段。當承于亦其福女之後。方爲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若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奧淵源。必出于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尙可□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爲何時之詩。詳考其思樂泮水一篇。則可以

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于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于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惡有此俊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祝願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云云。味其詞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証。而求其考証之的。又孰出于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于天下。雖宣王修政教于幽厲之間。晩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于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于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于燕享非所宜。奏之于朝會又不可。繼之于二雅之正經。又無是詞也。實同于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于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殆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夫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

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簡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于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于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于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毋乃得之于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則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尚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焰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刓剔湊訂。雕刻藻繪。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踐蹂。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

執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得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而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不通然詩之爲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爲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太史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朕兆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賦、比、興而已使學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辭意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俱融所以消其念慮之微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于此此詩之所以有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于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耳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注之學而六義之別反湮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故朱夫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于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賦、比、興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嘗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証而難于定耳朱子且難于定後

世孰從而定之哉。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于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繆。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于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刪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龐雜。猶幸正變之說尚存于既刪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穿鑿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夫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詩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于楚詞集注。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爲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魯齋集卷之四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奧。疏瀹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蓋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聱詰。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缺文之

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傅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焰。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經既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授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困于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甯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竝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豗。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閱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殺亂。或訛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荊榛。詩書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翻空者易奇。毀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

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尙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旣遠自漢而下其見于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見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採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

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龐。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敍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修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卽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淨。國語之文質。淨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宂。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于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衞、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删節此書乎。

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衞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垂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款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未備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幷包夷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僞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東武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鍾鼎甌鬲、盤彝尊罍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爲卷二千。南渡後。昭武李內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聞碑名蹟。舉萃其家。百世之消息滿空。斂然具

於細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夾漈金石之類。紀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修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其論精警。予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慕其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爲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類考。總三十卷。亦未備也。間嘗遐想。在昔往古。隱居逸士。嘉言善行。沈淪荒墜者。何可勝道。姦回之徒。盜名惑世。假託依倚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進修之餘。追遊藝之意。裒金石之所載。具其詞章。考其眞僞。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傳之缺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嫌。可以盡掩前人之編。庶幾乎恢拓翰墨之囿。疏暢心思之滯。集金石之大成。而玉振之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顧予所編。不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爲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筆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爲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爲學抑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釋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

之餘。惜所用者小耳。因見小姪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嘗語之曰。此非所以爲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爲之博採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爲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誘其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陋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誠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即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富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

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巖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歡。命爲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好生錄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之謂仁。故仁爲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竝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修。人欲橫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瞢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竝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毀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爲教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止。其爲教也。逆而難。況愚夫愚婦。冥頑蔽痼。教化未易感。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福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歟。令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旄倪。愛之如父母。忽浩然懷歸。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

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啓蒙發揮後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竝觀於是尙義理者滯於文辭尙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畫而缺於辭程子悅繹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迺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學梏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聞此義爲甚蚤晩年纂輯朱子之緖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

恨眞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史君請刊梓于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于後云。

考蘭亭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歷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于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爲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庾肩吾又品第其高下。唐李嗣眞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碑。如蘭亭敍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考精者之所以爲精。不善者之所以爲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眞。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搨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子子孫孫。變而爲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眞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

傳之後。尙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歎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淸眞。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遒媚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而爲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爲九方皐所哂。然驟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眞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尙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

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己忮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尙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眞龍而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刋。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怕仲稱之。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覩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逐字疏于其下云。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爲自修者。此世俗爲人之學也。士有好修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爲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修者必懈。誠以自修爲心。名雖得而自修者益篤。何者。想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爲人爲己。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

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爲最密。其爲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積者深。所存者遠。眞自修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牕共案。而莫測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人方驚嘆駭愕。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幙。戒行有日。予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它。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眞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軔宦轍。已脫冗職之汚賤。南康無貳車。太守之下。卽幙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幙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以淸談閑雅之爲可尙也。非可以體貌沓施之爲可習也。苟以臺閣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忽小物。吾見其名喪而望隳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爲開封推官。暑月汗浹背。理事不倦。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歟。君奮字希程。今改字君澤。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卽異時持祿固位之根基。可不懼

乎。君不憚其憃。索予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庶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草木。庾徐游泳於精神興致之表。泠然而不可挹。倏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擬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咏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爲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爲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爲之奮起。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尚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探討遺書。至於孫曾。則已嘗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祗懼。追求亡逸。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爲之裒彙考訂。表識序題。亦既成編。繫之曰石筍清風錄。石筍者。先大父邱壟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頓連。尤凜凜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爲之掃

地若我輩從子孫書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比反覆叮嚀或可以爲後日作成之助況是錄也非有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鐘鼎爵祿之可慕玩之者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綢繆咏斷簡塵編辭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修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爲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于觸其機動其志躍如其喜肅然而敬是孰使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者此錄之所以謂之清風也歐陽公曰七賢圖吾家之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呼若此編者豈七賢圖之所可竝稱哉汝其保之無負予拳拳深有望于爾後人

送曹西溆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甚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

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憩息。騙而爲盜賊而後已。咸淳辛未。寶謨宗卿曹公。分符寶婺。下車之初。悼弊藏之赤立。恨句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考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資。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尙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百廢俱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爲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爲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嘆也。可嘆者。傷直道之難行。不足歎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爲鑒而自沮。進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卽絜矩之道也。以義爲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爲祖餞之禮。贈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

可及也。其餘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揉。而聖人亦存之以爲世戒。非皆取之以爲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矣。正不必句句紬繹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爲聖人既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絕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湊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槩之以後世怨月恨花。殢紅偎翠之語。豔麗放浪。迷痴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衞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衞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脗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下諸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疊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嘆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尚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絃索。泛之於脣指。宛轉繅紆於喉舌之間。憂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間因暇日有傳寇忠愍陽關之作。而子朱子爲之感慨題贊其意深矣。因併及他作。可以麗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爲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重改庚午循環厤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

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爲體。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爲終始。此所爲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爲溪澗川谷。匯而爲沱潛淮漢。其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爲長江大河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爲幹。支條葉蘗。而爲楩楠豫章。其間枯萎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其爲聳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來在本國者爲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于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以庚午起厤。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厤也。續而成之。尙有望于爾後人。

會拜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晦蝕泯滅而不存。豈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觀感服習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儒學顯于時矣。於是推親睦宗族之道。立爲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大位。上冢受胙亦然。所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諸長上欲立始廟。而未得其所。後因東軒虛曠。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間嘗

攷之禮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尙書莊敏公祚土東陽郡。侍講煥章祚土金華。丞相文定公祚土魯國。皆得以爲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義。闔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己巳冬至。奉安禮畢序拜。謹述事始書于題名之首。